蜀山劍俠傳/0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九回　難遣春愁 班荊聯冶伴　先知魔孽 袒臂試玄針

下一回▶

龍姑剛回山時，因新遭大故，心有悲痛，雖然寂寞，還不覺得怎樣。十天以後，漸漸心煩意亂起來。想起孔雀河畔雖然惡水窮山，每天總還有丈夫爲伴。一旦離羣索居，跟孤鬼一般獨處洞中，好生不慣。又因來時熊血兒再三囑咐，說師父有命，本人要練功夫，不叫她回去看望，不便前往。再加上她所練的功夫俱是旁門，不似各正派中注重由靜生明，沖虛淡泊。練到好處，心如止水，不起微波，煩悶無聊時，還可借以排遣。祇有時情慾一動，想起與血兒在假期中的恩愛，簡直無法遏止，好不難受。起初因金針聖母生前告誡，死後遺囑，還有些顧慮，並未胡爲，祇一心盼到了假期，丈夫回家團聚。轉眼秋深，熊血兒果然如約而至，龍姑好不喜歡。血兒又去金針聖母墓前憑弔一番。兩人恩恩愛愛住守兩月，血兒又要回去。龍姑知道挽留不住，祇得揮淚而別。

由此每年必有兩月聚首，血兒也從未爽約。祇是少年夫妻，似這樣別時容易見時難，也難怪龍姑難堪。頭一二年，龍姑還能以理智剋制情慾。第三年春天，龍姑獨個兒站在洞外高峰上閒眺，算計丈夫回山還得半年，目送飛鴻，正涉遐想。忽見姑婆嶺東邊懸崖半中腰有一個女子行走，其捷如飛。那崖壁立千仞，上面長滿花草，苔蘚若繡，其滑如油，就是猿猱也攀援不上去。那女子竟如壁虎一般上下自如，時而用手去採摘些花草之類，放在身後籃中。採了些時，倏地化成一道青光，破空而去。龍姑暗想：「怪不得身手如此矯捷，原來她還會劍術。祇是山有頭，地有主，我母女住此山中並非一年半載。她既

來此採藥，不知此山有主也還罷了，適纔她駕劍飛行，自己同她相隔甚近，她連招呼都不打一個，未免太過妄自尊大。可惜把她放過，沒有給她看點顏色。」正在尋思，猛想起那女子的劍光非常眼熟，雖然青光中隱含雜色，頗和那還寶女子張錦雯一個招數，莫非此女也是崑崙門下？不禁勾起前仇，決計明日留神候她再來，先和她見個高下。如不是仇人門下，祇羞辱她一場，警戒來人下次；如真是半邊老尼徒弟，且先拿她出口怨氣，也是好的。

第二日一早，帶了全身法寶，隱伏崖側。等到午後，果然那女子又駕青光到來，輕車熟路般徑往懸崖上飛去。龍姑知道那懸崖上並無貴重藥草，何以值得她如此跋涉？想先近前去看個究竟，再和來人動手。便隨着那女子身後飛了過去。到了地頭，兩下相隔不過兩三丈遠近。龍姑見那女子所採的是一種野花，名叫暖香蓮的。這藥草之性奇熱，倒是祇有姑婆嶺懸崖之上纔生得有。龍姑志在和人對敵，便喝道：「大膽丫頭，竟敢到本山偷盜仙草！」說時，早將飛劍放了出去。那女子見龍姑隨在身後飛來，已經留神。見劍光飛到，連忙縱身，先駕劍光飛到峰頂。龍姑如何肯捨？便趕了過去。那女子是怕懸崖上動手將那一片藥草糟踐，並非怯敵，一見龍姑追來，忙飛起劍光迎敵。鬥了一陣，不分勝負。龍姑見不能取勝，先喝問來人姓名來歷，以便暗下毒手。那女子原也想知道本山主人來歷，因一上手龍姑逼得太緊，祇得聚精會神迎敵。及至龍姑發問，彼此通了姓名，龍姑纔知那女子正是陰素棠的得意弟子桃花仙子孫凌波，俱都不是外人，立刻停兵罷戰。龍姑巴不得交個朋友來往解悶，殷殷勤勤地揖客入洞，兩人談得非常投機，便結了異姓姊妹。

原來陰素棠因爲有一件事對不起龍姑，再加上不敢見半邊老尼的面是丟臉的事，所以回去並未提起。直到龍姑說起前情，孫凌波恍然大悟，師父前數年所得的九轉輪原來是龍姑之物，怪不得從不見提起此事。龍姑又打聽半邊老尼的下落。孫凌波道：「妹子，你的仇目前恐怕難報呢。那半邊老尼早先在崑崙派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。前年武當派的心明神尼因爲不久圓寂，自己兩個得意弟子，一個名叫伍秋雯的誤入歧途遭了兵解，一個名叫蘇玉衡的又嫁了人，餘下門人雖多，俱都傳不得衣鉢。想起當初頭代教祖張三丰成道時，沒有指定何人繼承道統，以致後來武當門下各收各的徒弟，各有各的教規，各不相下，濫收男女門人，縱容他們爲惡，當師長的還加護庇。本是一家，卻分成許多門戶，勢同水火，日久每況愈下，竟互相仇殺起來。心明神尼和師弟靈靈子見照此下去，不但鬧得太不成話，將來武當派還有滅亡之虞。兩人商議一番之後，知道各長老同門間結怨已深，非片言可了。恰遇教祖顯靈，在石室底層覓到那部煉魔劍訣，兩人合力躲到貴州黔靈山，煉成了九柄太乙分光劍。然後將同門五長老約到武當聚會，就在教祖法座前痛

陳利害及縱容門下爲惡之不當。內有一個比較正派的，首先在教祖牌位前認了過錯，情願帶了門下避居北海，懺悔三十年。這便是六十年前，北海斬鯨，命喪漁人彭格之手的郝行健。五長老中還有兩人，一個是林莽，一個是魔臉子李琴生，這兩人不但不聽勸誡，反和靈靈子翻臉，動起手來。這一次武當清理門戶，大開殺戒，林、李二人同他們門下許多敗類，全都死在九柄太乙分光劍下。雖說那三個長老犯了清規，咎有應得，到底還怨師長不能先事防範之過。鑒於前車，想來想去，想起衆弟子中祇有新收的褚六妹根基尚好，祇可惜她年紀太幼，入門不久，功行太淺，不足以孚衆望。沒奈何，祇得把她生平至好半邊老尼請來，商量了好些日子。最後在教祖座前請了靈卜，由半邊老尼拜靈位認了師叔，作爲是自己的師弟，當着靈靈子，將本門衣鉢連那煉魔劍訣一齊交付。並叫衆弟子全拜在半邊老尼門下，將來半邊老尼再在衆門人當中看誰有出息，再命他來承繼。這雖是恐防道統廢墜的權宜之策，誰知卻引起了崑崙本派幾個長老的反感。頭一個游龍子韋少少先不願意，說半邊老尼有違教規，在南川金佛寺請鍾先生、天池上人、知非禪師同崑崙派許多名宿，將半邊老尼喚來當面責難。崑崙派雖然有鍾先生、天池上人、知非禪師三人以師兄地位管領全派，不似武當派羣龍無首，到底三人俱不是師長地位，平素各人都知自愛，虔奉教規，還能互相尊重。一旦出了過錯，再加上舉發人韋少少與半邊老尼本有嫌隙，如何肯服。半邊老尼脾氣古怪，見諸長老紛紛責難，大半說她不該覬覦旁門一部煉魔劍訣，忘師背祖。半邊老尼當着幾輩同門，忍耐不住，對衆宣稱暫行脫離崑崙一甲子，將來再看她的心迹，此時不願和衆同門爲伍。說罷，一怒帶了門下七弟子迴轉武當，與靈靈子分管武當派下男女門人，立下誓言，非將武當門戶光大不可。她本就是崑崙派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自得了這部煉魔劍訣，兼有武當派的奧妙，愈加厲害，你我如何是她的對手？」

龍姑聞言，恨恨道：「我眼見母親兵解前，這個賊禿欺人太甚，怎能甘心？有道是：『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。』如不尋她要回那兩樣法寶，誓不爲人！」孫凌波又勸說了一陣。由此二人感情日密，時常來往，日子不久，無話不說。漸漸孫凌波勾引她，用法術誘拐年輕美男子上山淫樂。龍姑生具孽根，正嫌丈夫不能和她長相廝守，果然一拍便合。起初還隱隱藏藏，怕藏靈子和丈夫知道。後來得着甜頭，除了丈夫回山前一月不敢胡來外，平時和孫凌波二人狼狽爲奸，也不知捉弄死了多少美男。不知怎的，這樣過了好些年，藏靈子師徒竟好似絲毫沒有覺察，從沒有一點表示，因此二人愈益肆無忌憚。孫凌波原是想學師父陰素棠的榜樣，又恐師父祇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難得龍姑孤身一人住在這種清靜幽深的洞府，正好利用她那裏做一個臨時行樂之地。除熊血兒回山那兩個月孫凌波不去外，平時總是借着到姑婆嶺與陰素棠採做媚藥的暖香蓮爲名，前去參加淫樂。遇上陰素棠不在山中，更是一住月餘不回山去。後來陰素棠給衆門人分配了住所，

將英男交她管教。沒有師父在旁，好不稱心。她和龍姑照例一人弄一個面首，以免有人向隅。這次前任面首死後，祇尋到一個姓韓的少年。此人出身綠林，頗有武功，深得二女歡心。可惜祇有一個，美中不足。正待下山再去找一個來，好彼此輪流玩耍，不致落空。

無巧不巧，還沒有到秋天，熊血兒破例提前回山。孫凌波久聞他性如烈火，深恐自己和龍姑的私情被他撞見要惹麻煩，當時好不驚慌。虧得龍姑還有急智，見丈夫突然回來，心中雖然喫驚，表面上卻能鎮定。未容血兒開口，先倒站起身來引見，說孫凌波是自己新交的好友，那姓韓的是她的丈夫。血兒祇笑了笑，毫無表示。大家見禮之後，龍姑抽空朝孫凌波使了個眼色。孫凌波知道血兒本領高強，人極精明，本就防他看破，心中不定。一見龍姑授意，明白是想叫自己將姓韓的帶走，這一來正合自己心意。好在陰素棠不常回棗花崖，洞中兩個小女孩，一個是自己心腹，一個余英男在自己壓制之下，還敢怎樣？樂得趁此時機，將心上人帶回山去，獨吞獨享。便拉了姓韓的一下，站起身來，對主人告辭道：「賢夫婦一年纔得兩個月聚首，難得今年提早回來，正好暢敘離情。我二人改日再來打擾吧。」龍姑會意，少不得還要故意客套幾句，纔同了血兒送客出洞。眼看孫凌波半扶半抱地帶了心愛的情人駕劍光飛走，雖然心裏頭酸酸的，一則不好現於辭色，二則自己原是不耐孤寂纔背着丈夫行淫。其實這些年來所經過的許多面首，到底無論哪一個也比不上自己丈夫。難得他這次提前趕回，自己私情又未被他識破，正好着意溫存，恩愛些時再說。卻沒料到自己送客出來時，血兒在她身後冷笑，仍是一絲也不覺察，滿面堆歡，和往時一樣，未及進洞，早已縱體入懷。血兒依然和她繾綣，仍是一無表示。最奇怪的是，客人走後好幾天，始終沒聽血兒提過。龍姑心中有病，覺得此事出乎情理之外，故意提起孫凌波人如何好，本領如何高強；那姓韓的原是世家子弟，武功頗好。孫凌波因奉師命，說她與姓韓的有緣，所以結爲夫婦，兩人如何恩愛。孫凌波同自己又是幾時拜的姊妹。自己孤鬼一般獨處山中，天天盼丈夫回來，哪裏也不肯去，煩悶無聊，多仗她時常跑來給自己解悶等語。編了一大套入情入理、頭尾俱全的瞎話。卻故意留着有些使人禁不住要發問的話不說，好等血兒張口。誰知一任她說得多起勁，血兒總是唯唯諾諾，不讚一詞。龍姑因丈夫每年回來都憐她獨守空山，輕憐密愛之餘，總是情話喁喁，不時問長問短，這次情形實在反常。說是看破私情，此人性如烈火，絕難相容；要說不是，又覺種種不對。心中猜疑，乾自着急，說又說不出口。

過了十幾天，實在忍耐不住，便朝血兒撒嬌，怪血兒對她不似先前恩愛，自己爲他一年總守十個月的活寡，回得家來也不問問自己別後情懷，太實狠心。血兒先任她說鬧，祇是笑而不答。後來龍姑絮聒煩了，血兒倏地將兩道劍眉一豎，虎目含威，似要發怒神氣。

纔說得一個「你」字，倏又面色平和，仍然帶笑說道：「往常因你是一個人獨居在此，我憐你別後寂寞，問長問短。如今我志在學道，新煉一種法術，要有三數年耽擱。又奉師命去辦一件要事，打此經過，蒙師父恩准，提前回來與你聚首。我原有一腔心事，但見你已有了好的伴侶，此後不愁孤寂。你我夫妻多年要好，心中有數，何須乎將有作無，多這些虛情假意作甚？」這些話句句都帶雙關，越使龍姑聽了嘀咕。細看血兒說時，還是一臉笑容，雖然不敢斷定怎樣，略微放心，仍是輕嗔薄怒，糾纏不已。血兒祇拿定主意，含笑溫存，毫不答辯，祇說日後自見分曉。龍姑又問師父命他煉甚麼法術，辦甚麼要事，這數年中可能回來。血兒不是說現在還不知道，便說不一定。龍姑拿他無法，祇有心中疑慮而已。血兒回來時，原說是經過此地，前來看望，但住未一月，便說要代師父去辦那要事。龍姑知他每次說走，絕難挽留，雖然不捨，祇得由他。便問回去時可能再來團聚，目下已離每年假期不遠，是否仍和往年一樣到日回來住上兩月。血兒說今年不比往年，凡事不能預言，假期中也許回來，也許不來，一切都得聽命師父。至於回雲南時，祇要經過此間，必定下來探望。龍姑雖然淫賤，到底愛血兒還是真心，別人雖愛，不過是供一時淫樂罷了。一聞此言，不禁難受得哭了起來。血兒望着她，嘆口氣道：「果然師父對我說，你對我情分仍是重的。」龍姑聞言，剛要問時，血兒已抱她在懷裏，溫存了一陣，道聲：「珍重！」徑自破空而去。龍姑細想他前後所說之言，越想越不是味，連那姓韓的情人都顧不得想，一人在洞中盤算了好幾天，纔想起找孫、韓二人商量商量。又想起血兒臨走曾說不定何時回來，天氣不久交秋，假期還有三月，他不動疑便罷，如自己的馬腳露了些在他眼裏，難保他不暗中回來查看，豈不大糟？還是過些時再說。

龍姑這些年快活慣了的，血兒走後的幾天因有心事，還不覺怎樣，日子一多，慾火又中燒起來，不是顧慮太多，幾乎又去將孫、韓二人找回。這日正在舉棋不定，恰遇見孫凌波從天空飛過，立刻追了去，將她邀入洞中，互道經過。聽說姓韓的情人因調戲英男被殺，孫凌波又受了別人欺負，不由大怒，便問孫凌波作何打算。孫凌波便說主要是將那逃人尋回，省得師父見怪。末後再同往峨眉飛雷洞將那少年弄了來取樂。龍姑受孫凌波蠱惑慣了的，加上丈夫已走多日不見迴轉，孫凌波又再三力說血兒決不會看破，是她疑心生暗鬼。如果爲防萬一，這次弄了人來，索性安藏在棗花崖去，好在師父已走，余英男逃亡，唐采珍是自己心腹，別無妨礙。即使血兒回來看她不在，祇說去棗花崖探友，難道有甚麼錯處不成？這一來把龍姑又說活了心，將丈夫忘記在九霄雲外。祇緣一念之差，圖了暫時歡娛，落得日後元胎初孕，便遭萬蟻分屍，三魂被斬，七魄沉淪，永世不得超生，好不可憐。此節乃本書後集一大節目，不得不略表一番，這且不言。

話說龍姑、孫凌波二人商量停當，便駕劍光往棗花崖飛去，準備再問一回唐采珍，好去追尋英男的下落。剛剛飛到棗花崖不遠，孫凌波一眼先看見自己洞門前站定兩個女子，便知有異。忙和龍姑招呼一聲，催動劍光，流星下瀉般趕了下去。兩下相離纔十丈以外，早認出是在飛雷洞前破去自己飛劍、法寶，趕走自己的冤家對頭。暗罵：「好兩個賤丫頭，得了便宜賣乖。我還未曾去尋你們算賬，你們倒尋上門來晦氣。」當時怒火上昇，仗着身邊多帶了兩樣法寶，又有龍姑這樣的好幫手相助，竟忘了敵人那道紫色劍光的厲害，不問青紅皁白，首先將飛劍放將出去。龍姑先聽孫凌波招呼，已有準備，見孫凌波飛起劍光，也跟着將劍光飛將出去。兩道劍光如流星趕月，一前一後，還未到達敵人頭上，就在這疾如閃電的當兒，忽見對方年幼的一個女子，祇將手一拍一揚之間，立刻便有一道紫色長虹神龍出海般飛捲上來。龍姑雖然學了一身驚人本領，以前在金針聖母卵翼之下，從來隱居姑婆嶺，除了和孫凌波兩人閒着無事比試着玩外，下山擄掠面首，俱是無能之輩，略施些法寶，便可得手，用不着施展本領。這次還是頭一次和敵人正式交手，先前未免存了輕敵之心。即見敵人劍光來得厲害，猛想起母親在時，曾說各派劍光中，除以金光爲最厲害，遇見不可輕敵外，餘者俱可應付。惟獨有一種紫色劍光，乃是峨眉開山祖師長眉真人當初煉魔之物，其厲害不在金光以下。而且這劍經長眉真人歷劫三世，從未離身，有數百年修煉苦功，業已變化通靈，神妙莫測。長眉真人成道以前，連傳衣鉢的教祖都沒有賜，反將它藏在一個深山之中，用法術封鎖，留有偈語，說若干年後此劍出世，峨眉門戶必然光大，同時各異派也將遭受空前浩劫，而得劍的人也是得天獨厚極有仙緣的人。紫色劍光放將出來，寒光耀眼，百步以內，冷氣侵入肌骨。舉世數百年，祇有這麼一道劍光是紫色的。餘外還有一對鴛鴦霹靂劍，發出來的光色也是一紅一紫，但是帶着風雷之聲，與此劍不同，雖然也非凡品，要比此劍就差多了。今日一見敵人出手是道紫光，已經驚異。及至兩下劍光纔一接觸，越覺不是對手。同時對陣上年紀稍長的女子又是一道青光直飛上來。纔暗喊得一聲：「不妙！」孫凌波的一道劍光已首先被那道紫光捲住。纔想起頭一次喪劍失寶，自己兩口飛劍僅剩這一口，如何這般大意？又氣又急，收又收不回來，無可奈何，祇得運用真氣，指揮劍光拼命支持。龍姑的一道劍光，總算英瓊小孩心性而倖免於難。因爲恨孫凌波淫賤，上次被她逃走，這次既知英男受她的害，決放她不過，一心一意先破去她的飛劍，然後取她性命。還有一個敵人無關輕重，特地留給若蘭去收拾，自己好專心一意代英男報仇。因爲這種原因，龍姑的劍光纔未被紫光捲住。

要論龍姑的本領，差不多盡得金針聖母之長。見紫光固然厲害，這道青光也甚不弱。最奇怪的是，這道青光竟和自己劍光的路數有好些相同。暗忖：「與母親劍光同一派別的，除了桂花山福仙潭紅花姥姥，並無第二個。但是那用紫光的女孩分明是峨眉門下無疑，

這兩個絕對相反的門戶怎會合到一起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由喝問道：「對面女子何人門下？快說出來，免得傷了和氣。」若蘭笑罵道：「蠢丫頭，不用打聽，我早知你的來路，可惜你家姑娘如今不和你認一家了。我名申若蘭，那是我師妹李英瓊，俱是峨眉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門下。你兩人叫甚麼名字，甚麼來歷，何不也說出來，看我適纔猜得對不對呢？」龍姑聞言，暗自喫驚。當下先還罵了兩句，道了自己和孫凌波的名姓，仍舊迎敵。情知再勉強支持下去，不施展別的法寶決難討好，頭一個孫凌波劍光先保不住，那時敵人兩下來攻，自己也喫虧。但又想起母親之言，無論如何不要生事。尤其是峨眉派，兩下相隔咫尺，招惹不得，一不留神，便步母親後塵，身敗名裂。到底初學爲惡，顧慮還多。她祇顧遲疑不決，猛往旁邊一看，孫凌波的青光受紫光壓迫，光芒大減，急得臉漲通紅。孫凌波有兩口飛劍：一口劍是自己採五金之精多年修煉而成，便是初次和英瓊在飛雷洞前交手失去之物；這一口是陰素棠早年在崑崙門下防身之寶，因寵愛孫凌波，便賜給了她，比她本人所煉當然要強得多。起初和英瓊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一則仗着此劍輕易遇不上敵手，又有龍姑相助，不假思索，先放了出去。及至被紫光圈住，纔知厲害。此劍再失，漫說新煉不易，煉出來也是平常，如何肯捨？祇顧運用真氣支持，連別的法寶也無暇使用。英瓊本是恨透了她，一見青光銳減，心中大喜，用峨眉心法，暗運一口太乙先天真氣，指着紫光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那紫光頓時平添出無限光芒，將敵人青光包圍了個密密層層。先前還似一條小青蛇在紫霧彩焰中閃動，轉眼之間，青光越來越淡。孫凌波知道萬分不妙，仍存萬一之想，忙咬定牙關，把丹田五穴十二道真氣集中運用出去，想拼命將劍收回。不料運氣運得太猛，猛覺身子隨着自己那股真氣，竟好似被甚麼東西吸住，往前帶了就走，不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耳聽紫光氛層中錚錚兩聲過處，兩點殘餘青光一長一短，從空墜落在山石上面，轟的一聲，把陰素棠百年苦功煉成的一口飛劍化成頑鐵。若非孫凌波見機得快，身子再被紫光吸住，血肉之身怕不變成了齏粉。就在這疾若閃電的當兒，孫凌波連忿怒痛惜的工夫都沒有，那道紫光早如閃電一般穿到，孫凌波縱然帶有法寶也不及施展。幸而施龍姑早就料到此着，還未等孫凌波劍光被毀，早端正好了玄女針準備萬一。眼看危機一發，這時龍姑因記着母親遺命，不到萬分緊急，玄女針不肯輕易使用。暗怪孫凌波既知飛劍難保，不如索性丟開，能敵另想別法，不能敵也好準備脫身之計。豈不知那紫光如此厲害，祇要青光一破，必定接着飛來，萬難抵禦。正想之間，忽見紫光影裏，青光愈發暗淡。猛想：「今天不得罪人決難脫身，反正得用玄女針傷人，何不早用，還可保全孫凌波一口飛劍。」靈機一動，更不遲疑，隨手取出兩套玄女針，喝一聲：「對面丫頭看寶！」那針九根一套，如一串寒星，直朝若蘭飛去。

若蘭適纔聽敵人說是金針聖母的女兒，已經心驚，知道她法寶甚多。最厲害可怕的是她

母親用的玄女針，放出來不見人血決不飛回。除非你的本領將它破了，如若不然，無論你用甚麼遁光逃走，它也能跟定了你。金針聖母在日，也不知用此針傷害了多少生命，因此作孽太多，纔遭慘劫。去年奉師父紅花姥姥之命，往武當山向半邊老尼借紫煙鋤和潛琉璃，與石明珠閒談，聽說玄女針已被半邊老尼收了去。祇要此針不在她手，別的法寶，都經師父在日說過來歷破法。自己不先出手，便可佔一點便宜，看她來路，相機抵禦。因此祇用劍光迎敵，留神靜以觀變。偶爾一眼看見英瓊劍光非常得勢，正在高興，猛聽對面一聲斷喝，接着便有九點五色彩星飛來。知道不能抵禦，躲也躲不脫，一面忙喊：「瓊妹留神，敵人妖針厲害！」一面咬緊牙關，將左臂氣脈用真氣封住，不但不躲，反將一條欺霜賽雪一般的粉臂迎了上去。接着喊一聲：「瓊妹留神，快飛身過來！」同時早一把將頭上青絲抖散開來，口中唸動真言，正待想法也狠狠回敬敵人一下。猛覺左臂奇痛異常，真氣差一點封不住穴道，眼看支持不住。那旁李英瓊破了敵人飛劍，高高興興，正指着紫光去取敵人性命，忽聽若蘭一聲驚呼，回頭一看，業已中了敵人法寶，已是驚心。龍姑第二套玄女針又朝英瓊飛來，英瓊不知法寶來歷，又聽若蘭警告，不敢再用劍光去追敵人。紫郢劍原與英瓊心靈相通，祇一動念，便即飛回，龍姑飛針來得快，紫郢劍也回得快，恰好兩下迎個正着。龍姑心想：「紫郢劍雖厲害，卻奈何我玄女針不得。」眼看二寶相遇，口誦真言，將收回來的第一套玄女針也打出去，朝着彩星一指。原打算將十八根玄女針分散開來，使英瓊前後不能相顧，無論怎樣會躲也得受傷。誰知那道紫光見了玄女針，竟化成一面紫障圍將上去，將玄女針擋住。祇見九點彩星在紫光中飛舞，如五色天燈，上下流轉，休想近前一步。龍姑大喫一驚，這纔知道紫郢劍果然名不虛傳，恐怕步孫凌波的後塵。敵人的劍光已如此厲害，必是峨眉門下上等人物。同時又見申若蘭的劍光和自己的劍光正在糾結，敵人雖然受傷，並未跌倒。又將頭髮披散，取出三個金環正待施放，認得此寶是紅花姥姥鎮山之寶三才火雲環，越發不敢大意。又見孫凌波也在那裏取寶要放。一面用玄女針和飛劍獨戰李、申二人，一面忙着飛近孫凌波面前，悄喊道：「敵人厲害，還不快走！」說罷，不俟孫凌波答言，一手取出一面手帕一晃，化陣青煙，破空而去，那玄女針和飛劍也隨着飛走，轉眼不知去向。若蘭的火雲環剛剛飛出，敵人業已遁走，祇得收回法寶、飛劍，坐於就地。

英瓊顧不得追趕敵人，連忙過去看視。若蘭便對英瓊道：「我已中了那賤人的玄女針。那針好不厲害，放將出來，不見敵人的血，決不飛回，被她打中要害，性命難保。虧我知機，拼一條左臂受點微傷，纔得免除大難。這賤人名叫施龍姑，乃是金針聖母的女兒。昔日聽師父說，她母女二人近年隱居姑婆嶺，離峨眉甚近，已是多年不問外事。想是她母親遭了天劫，無人管束，所以又出來爲惡。如今我左臂氣穴已經被我封閉，轉動不得，一過七日，便成殘廢。祇盼大師姊她們回來，看看有無解救了。」英瓊因爲強拖若蘭出

來尋找英男，害她受這般重傷，好不慚愧惶急。反是若蘭知道自己應有許多劫難，雖然痛恨敵人，並不在意。

祇是一條左臂血脈逐漸凝滯，痛如火焚，實在忍受不住。對英瓊道：「敵人走時並非真敗，這裏是她們的巢穴，她們卻往別處敗退，叫人好生不解。恐怕其中有文章，不可不防。我已受傷，妹子一人勢孤，還是急速離開得好。」一句話將英瓊提醒，忙答道：「妹子害姊姊受這樣災難，心中難過已極，竟忘了將姊姊護送回山，等調養好了再想法報仇，反倒呆在這裏，更是該死！」說罷，便要扶着若蘭起身。

若蘭道：「英男妹子雖然逃出龍潭，並未脫離險地，我二人就此回去，萬一她重陷敵人手內，如何是好？此地又不可久呆。依我之見，好在我還可勉強支持，莫如我二人仍是順她去路，迎着神鵰往前尋去。如能相遇，便同了回去；不能相遇，神鵰都找不到，我們也是徒然，想必是她災難未滿，且等大師姊回來，再商量個主意，一同前往。好在陰素棠器重英男，即使被她們尋回，也得等陰素棠回來處置，不過多受折磨，不至於死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聽遠空一聲鵰鳴，二人知是神鵰回來，轉眼神鵰排雲盤空而下。英瓊見神鵰並未將英男揹回，好生失望，便問神鵰是否見着英男。神鵰搖搖頭。二人無法，祇得由英瓊扶着若蘭同上鵰背，迴轉峨眉。